



七克

洋学文庫
文庫8
D 398
1



文庫 8

D 398

1

文庫 8

熄忿小序

崔子曰怨毒於人甚矣哉由辨之弗早辨也辨之於蚤也一忍字實為福基忍字後心後刃心上着刃痛羞莫喻極是難忍事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世有刃格于前而忍者矣未有刃加於頸而忍者也世亦有刃加于頸而忍者矣未有刃貫於心而忍者也刃貫于心是何等煩苦是何等冤結必其極身世之慘莫與為對者而後可乃今之小不能忍者初何嘗有是事也如忿攻愈以怒敵怒對壘而

陳氏曰

The seven deadly sins 七宗罪

Pride

Walt 10 息心

Envy

Lust 5 淫

gluttony 5 饕餮

Avarice

Sloth 7 怠

陳環甲為戰彼帥以十百此帥以千萬設機伏弩
大帥相克惟怒其不勝也危乎其未有不敗
于爾家出於爾國者乎乃又有桃鬻者焉佐鬪者
焉疇昔醉之以酒肉者此輩酒肉即為戈矛嘗之
以甘言者此輩甘言甚于鈎棘故曰一朝之忿忘
其身以及其親忍乎不忍乎殆而此輩是吉凶之
門而禍福之梯也可畏哉

江東崔涪撰



七克卷之四

熄怒第四 三支

怒如火熾以忍熄之作熄怒

怒者何復讐之願也惡言詈語爭鬪戰伐傷殺過利諸情
皆怒之流也

經曰。輒怒者。易流於惡。聖厄勒卧畧曰。怒怒眾惡之門也。
闔之而眾德安其居。故忍在心。如長在家。百役無不斂
戢。無不謐諍。忍主一去。心怒。目瞋。舌譁。面厲。手奮。身顫。
百役盡亂矣。

易怒者。如居草舍。草舍失火立燼。今日大富。明日大窮矣。
怒火不戢。財力悉費。精力悉耗。是自焚也。又如水煮物
釜中。薪盛火熾。百沸不止。初湧去浮沫。不止。清汁俱盡。
不止。釜實乾焦。更不止。釜并破裂。
忽怒者。人情也。畜怒。則罪人矣。蓋怒老則成惡。成與殺
人罪等。

以微害輒怒者。本自謂不宜受此害。而實為所以宜受此
害。以微觸輒發痛聲者。必徵其負創。以微害輒發怒者。
必徵其負傲。大容與大傲。似而實異。大容之人。輕忽世
患。故恒靜不亂。恒榮不辱。惟傲人不能忍微害。故愠怒

不止爭鬪不絕。非義之怒。猛獸之情也。無理以御心。無忍以當害。故有毒
氣螫尾。或有堅蹄銑角。或有利齒長距。恣所用之。以防
害復讐。獨人赤身而出。一無所有。示其性善良。宜相合
無關也。人忘其本性。而自造衆多凶器。以害人。不知以
本性之理熄怒。而欲以獸情復讐。是上帝賜為人。而自
願為禽獸乎。且禽獸雖虛。無害其同類者。即鬼魔更虛。
未嘗不相合。以謀我害我。獨人之凶怒。乃傷害其同類
之人。是虐於惡獸邪魔哉。
凡邪魔陷人于罪。密求可乘之隙。可乘之隙。莫如怒時。盜

入人室。必族冥暮。風雨交作。狼乃攫畜。漁網之設。必在濁水之湄。邪魔虐賊。貪狼巧漁。等計也。欲陷人於惡。必窺人怒時。詈言虐行。害人害已。皆基于此。故邪魔最喜人怒。一人怒。不止得一人。因得衆多人。何故怒必有敵。或遷焉。展轉相牽。相陷矣。

智者必不怒一人。何者。人非善即惡。善者非至愚。孰怒之。惡者亦不宜怒。心惡猶身疾也。身疾者。人共憐之。心惡者。其病益重且危。不尤可憐哉。一人訾色。擗加人告之。答曰。若以存心訾我。或怒。但以病心訾我。何怒。所加德。西國名士。途遇一人。禮敬之。其人不答。從者怒。欲

責讓之。所加德止之曰。若有身病於我者。過此。爾怒之否乎。此人心病於我心。何怒為。

斯德望。西國名士也。或怒之。無所洩。則焚其禾。佃者來報。以為恨。答曰。我害在我外。未大。被害在心。甚深難補。盍哀彼而哀我哉。故以怒害人如蜂。以怒螫物。得微痛。而自失命。

與平等鬪。險與強鬪。狂與弱鬪。辱故人之傷爾者。弱於爾。宜恕彼。強於爾。宜恕爾。與爾等。宜恕彼。與爾人奪爾冠。爾因棄爾衣。挈餅墜井。因而投綆。孰不笑爾乎。人奪爾財。榮。已失矣。忍而害止。爾怒而復讐。自又

敗必德。虛功力。失天報也。奪爾財者。絕爾於富籍。爾怒復讐。自又絕於善人之籍。彼奪地上。暫福。自又奪天上。求福。被害爾物。爾又自害已。害孰重。讐孰真乎。故曰。怒人者。不先重害已。不能輕害人。况人未必害已。無不害也。

人有訴爾者。曰。盲人觸我。甚怒之。爾必曰。彼盲者曷能避爾。則有目。能避不避。爾則過矣。怒人。心目不識理。形目不識人。爾不知避之。宜自怒。何怒彼哉。

亞勒山易怒。亞利期多箴之曰。自視善且大於衆。而以此輕其謗言。可也。此言似忠而佞。以惡攻惡。不免為惡。爾

愛人害。勿以己為善於害爾者。惟以爾德為堅於被害。可也。

厄爾則。大西小國王也。事繁役多。未嘗有憂怒之色。或怪問。何以能加此。答曰。怒心萌時。恒默念曰。使僕役拔爾鬚髮。尚未及一微怒之害。兩害宜擇輕。乃擇重耶。聖百爾納將終。其弟子請教以入聖之方。答曰。恒從人。不從己。受人害。不怒。不思復讐。

瑪加畧怒一蠅。而殺之。遂自責曰。蠅嘯不能忍。大苦。遂解衣行野。令蚤螿嗜其膚。人問故。答曰。習忍責怒。修德累年。忽聞有聲曰。某所有二女。其德修精於爾。遽往。

見之問其修德之方。答曰。妯娌也。同居十五年。無一念一言相逆耳。問何以得爾。曰。爭者起於爾我。輩相約共絕世財。與世榮。以不貪無爾我。去爾去我。爭亦去矣。翳人心目者。莫如怒。理雖甚明。心怒不能見之。先所已明。心怒復暗。故凡人斷決諸事。最忌者二。躁怒。大西之俗。罪人有未服者。得上於他司。更讞國王。費理薄視朝。怒一大臣。輒欲論死。其臣不服。曰。當上他司。更讞耳。王愈怒。曰。更誰居我上者。得讞爾。答曰。今王怒更上於王。不怒。更讞。則是矣。後王怒解。果明其無罪。貫之怒。暫狂也。以酒醉。以怒醉。等也。狂人醉人之言之行。不若

義。故曰。最不可共計事者三。色。貪。酒。醉。忿怒。時所行。怒鮮必悔。故怒時宜自禁。且勿思。且勿言。且勿行。所以怒事。且勿責所怒人。如欲渡者。風順則行。逆則止。怒動風逆。此時行。險哉。怒息浪平。行可也。故怒時特務醫已。勿務醫人。凡所欲為。雖似甚近理。茅疑勿信。第緩勿急。蓋此時最不便語言行事。而怒人最欲語言行事。亞勒山性易怒。因怒易害人。亞利斯多箴之曰。怒動必先誦本國字母數遍。然後命人行事。瑣加德愈怒。言愈寡。聲愈微。拔辣多怒。其僕曰。我不怒。必責爾。凡病發時。尚可用藥。忿怒一情。獨否。怒起蔽心之目。當是

時無有能識其怒之非也。譬馳馬。馳無有能遽止之。故易怒者。於無怒時宜備防怒之藥。西國有名王。或貢以玻璃水晶器。王喜厚賞其人。稍展視。則一命碎之。見者甚惜。問故。王曰。我信善之。第我甚易怒。此物甚易壞。若有人壞之。我必怒。今豫絕其端。無使怒害我。怒害人也。

則撒爾。大西諸國宗主也。有大臣名薄量。王一日幸其第。薄量饗之。其盤盃俱玻璃水晶之屬。光彩陸離。役吏趨走傾跌。壞一器。薄量甚怒。命投其人池中。為魚所食。犯者脫赴大王前。跪請救。王悉聞前故。命役者捧寶器以

來徧閱之。既見。一一破毀之。且命平魚池。謫薄量曰。上帝生萬物為人。故勿論大小尊卑。是人則非天壤間寶物可比。爾愛物於人上。不識重輕。甚愚也。以微物害人。命大罪也。今破爾器。以杜爾狂端。

亞勒山。亦西國大王也。其母怒一無罪人。求殺之。告曰。大人以他事命兒。無不共命。第無罪人之命。無物可以償之。乞赦之。

君子緣罪怒人。怒不獲已。罪改而怒息。小人之怒。出於自心。無故而怒。故一怒。則存怒。增怒。直欲以重怒久怒。顯其宜怒。

或問忿怒。悉惡。悉宜絕否。曰。否。聖契理瑣曰。不當怒而怒。自犯罪也。當怒不怒。不欲救人罪也。其罪等。故怒其罪。謂愛其人。見非義而心不動。非能忍也。惟過柔耳。忿怒。從於理後。則為義役。勿得過柔。刑當其罪。甚助於義。若在理前。而僭為主。斯過於虐。甚害仁義矣。怒人如治病。醫者愛人。故怒其病。求攻之。仁者愛人。故怒其惡。治其罪。求改之。今人不然。怒惡之人。不怒人之惡。原惡不改。於人。怒惡先染於已。

受讐一支

爾遇難不能忍。所行善無益。凡懷怒時所為善事雖大。所

奉以供事。天主雖厚。上帝必厭棄之。經曰。依爾施人者。□□亦以是施爾。以慈施人。天主以慈施爾。以虐施人。□□以虐施爾。經中□□謂人曰。爾持物供我。既臻我前。偶憶人有憾爾者。姑置前。往與彼諧。次來奉供。可也。故不與人合。不能與□□合。

經曰。爾欲復人讐。□□必復爾讐。又設言曰。一臣負王萬億責。不能償。王命并其妻子粥之。臣跪請曰。乞寬臣時日。全償焉。王憐而全赦之。臣出。遇其僚。有負已百金者。扼而索之。是人亦跪請曰。乞寬我時日。全償焉。不聽。囚繫之。傍觀者憤且憂。以告王。大怒。命捕之。曰。惡吏。爾

求我。全貫爾。曷不憐彼。加我憐爾乎。乃付司刑。俾全償焉。爾不以誠心救人。□□施爾無異此。故爾欲復人讐。上帝所已赦罪。復追還之。

經曰。爾不赦人。□□不赦爾。赦人。□□乃赦爾。得罪於□□。人得罪於爾。孰多乎。人得罪於爾。無幾也。爾得罪於□□。無數也。赦人之無幾。以得□□赦爾之無數。不使乎。譬爾負人責。億萬金。人負爾責。數十金。悉載一券。留之。即人償爾少。爾償人多。不留之。即人不償爾少。爾不償人多。爾願留之乎。願焚棄之乎。願焚棄必矣。奈何。記人少罪。令□□記爾多罪邪。

揣功德之巨微。視事難易。難者功巨。易者功微矣。人有他惡。不直反我愛。我愛之。不甚難。獨惡我讐我者之惡。直反我愛。之絕難。故深增我功。徵我德焉。

熱遠物之火。熱近物之火。孰盛。熱遠者盛也。愛讐我之仁。愛我之仁。孰盛。愛讐者盛也。大火聚。所役物。輒化為火。大仁所值事。輒益其仁。微獨以恩益。以害亦益。羣歌合作。則善歌者混。獨歌善。乃露焉。爾以愛天生之心。愛友。或爾契也。或爾施也。或爾倚也。羣愛合出。則愛□□之心。亦混。讐者無他可愛。故愛□□之心。特露于此。

經曰。愛、爾者最易。惡人亦能之。爾獨能如是。蒙何報於天焉。爾能愛讐爾者。能惠惡爾者。乃為上帝子也。假令爾在上帝前曰。彼愛我。惠我。愛之。惠之。上帝必曰。此愛已得報矣。我不負矣。若曰。彼惡我。害我。為上帝愛之。惠之。上帝必曰。此愛我負矣。我報矣。

人有讐爾者。宜即思。并有兩讐。人一魔。一可愛。一可避。一明攻於外。一暗攻於內。爾以形之福。勝人。故欲奪爾所勝之福。以讐之愛。勝魔。故欲奪爾所以勝之愛。爾欲復人讐。則令魔後爾。爾欲勝人。遂令魔勝已。爾樂能奪人安。魔樂能奪爾德。惟爾能愛讐。兩讐俱勝矣。

復讐者。於人害。覓其安。以人損。求其益。能得乎。塞搦加曰。大容之君子。讐既在手。則以能復讐為復讐。知復讐之大且榮者。莫如能復而不復。莫如能害而赦也。故曰。寬讐之榮。甚于勝讐之榮。况爾欲復人讐。人又欲復爾讐。爭鬪紊亂。何所底止耶。

復讐者云。不任受辱。不悟不能忍微害。而欲復讐。更為正辱。

經曰。勿曰。以害報害。望主而抹爾。何也。抹爾於復讐之勞。之辱。之費。抹爾於身害。心罪。地獄之永殃也。經中□□謂人曰。讐之復由之我。復也。爾不言。□□代爾

言。爾不罰。□□代爾罰。爾言爾罰。□□則不復顧爾矣。
有人告一賢者曰。某害我。欲復讐。賢者仰天曰。此人
自欲復讐。□□不必顧之。其人悔悟不復也。

修德者皆急于識已過。識過斯能改過矣。夫人皆重愛已。
故不能盡識已過也。佞人之言。又不可信也。友我者徇
情而閉口矣。莫我攻也。欲聞已過。惟讐我者而已。故曰。
讐我者惠我。而不望我報。正可愛焉。

意撒白。西國聖公主。一日踞上。帝臺前。誠心祈曰。每害我
者。願□□賜一恩以報之。輒聞有聲曰。生平所行德。未
有感動□□如此願者。今悉赦爾一生之罪也。

數年前。敝國以西巴尼亞。有殺寡婦之子者。吏將收之。寡
婦知所在。贈以良馬資裝。令速避去。是人得脫。其子忽
見大寶光。謝其母曰。死後過失未淨。當受多年煉罪之
苦。今母以恩報害。以愛報惡。甚感□□心。故赦我罪。免
我刑。已昇光明天。享大福樂。此恩豈生養我可比哉。言
畢不見。聖亞吾斯丁曰。不赦讐者。天門已闔之。其祈不
入於□□之慈惠。亦不降於已也。

葆琰聖人曰。害爾者贊美之。勿謗訕之。勿以惡報惡。又曰。
爾讐饑食之。渴飲之。不勝於惡。反以善勝惡矣。若以直
報害。免已犯罪。以恩報害。又抹人罪。以直報讐。免為人

讐。以愛報讐。又化讐為友。孰善乎。
費理白。西國王也。有亞爾寄者。恒謗王。之諸臣請捕治之。一日偶遇其人。王優禮焉。色和語溫。申以厚餽。越數日。王問其臣曰。亞爾寄謂我何。皆曰。甚贊頌大王之德。王曰。然。我為醫。良於爾。
亞立刪。西邦最尊。最盛德人也。一人大竊其金器物以逃。他日此人為敵國所虜。亞立刪厚資贖之。他凡有害之者。必厚恩以報之。故本國俗云。欲得亞立刪之恩。莫如害之。

西國有人欲殺其讐。求之不得。遇大瞻禮日。入□□堂。適見焉。遽欲手刃向之。忽自轉念言。今日大瞻禮。人々向此中悔過遷善。求赦罪于□□。獨我向此中殺人報讐。重得罪于□□。不可。遽攜其讐。同諸□□位前。誓願。今日以後為□□。故不復讐爾。願爾亦為□□。不復讐我。其人感動。相與捐棄前惡。共詣天主像下。抱足頂禮。于時木塑聖像。遽伸一臂下抱其人。萬眾共見。驚異歎仰。知忘怨釋怒。□□所最重也。其聖像伸手作抱勢。至今不復收矣。

以忍德敵難 二支

忍者何。以平心受害。不忘授我害者是也。

夫忍者。善人之甲冑也。以當世變。勝鬼魔。攻諸私。保諸德。防怒。羈舌。御心。養安。鎮師。祛愛。絕爭。抑富者之恣。伸貧者之屈。居尊巍者。使存謙。受艱難者。使存勇。人得罪於我。令我即赦之。我得罪於人。又令我永求赦之。忍離於心。無事可成。此何待遠試。即此鄙篇。所述前聖賢訓。忍之說。非有忍德者。必不能熟察其端。深思其理。堅從其箴。而受其益焉。

凡世所謂凶禍者。忍德能轉為言福。凡世所賤所畏者。忍德能變為可貴可愛物也。世所賤惡。無過貧窮。疾病。耻辱。損失。患害。忍人能樂受之。則以償其罪責。以贖其罪。

刑。以增積其德。以市天上國也。其直豈世間珍寶可論哉。故忍人以侮辱榮光。以賤微尊貴。以降黜上昇。以貧富。以餓飽。以負勝。以荒歲豐。以逆風行。如海舟值浪險。浪愈高。迺愈近天也。

忍保諸德。防諸惡。經曰。子欲就事上帝。須恒抱畏心。而豫為備。以當誘惑窘迫。蓋人欲行善修德。必須忤世俗。攻習情。防魔惑。則三為我讐矣。三讐者。要結以攻我。世人譏笑。撓阻於外。習情衝勃。擾亂於內。鬼魔煽誘。攻戰於內外。譬如畜鳥。閉之樊中。則已決而飛。必百追以求復。獲人為惡。已墮魔計。則已決而遷改。必百誘以求復獲。

苟無忍德以當之。昨所去惡。今復行也。聖厄勤卧畧曰。欲行善無忍德。如在嚴陣中無兵甲。能不受傷失命哉。遇難而委命者多。遇難而堅忍者寡。以力服國者多。以忍服已者寡。故忍一難之勇。甚於每百身之勇。服一已之榮。甚於服萬國之榮。忍小難之功德。甚於行大事之功德。

人無不可勝。獨忍人不可勝。以勇力兵單鬪。勝負不可定。以忍鬪。勝定矣。忍者能加以世難。不能染以世污。能滅其形軀。不能消其仁義。能使其身痛。不能使其心怒。能奪之世福。不能奪之心樂。故一真忍人。總天下人莫能

勝之。無兵革。而恒勝兵革。不敵人。而恒服敵之者。經曰。忍者善於強者。以力脅人。不能以德服已。勝一國。或不能忍一言。服天下大眾。常自屈於心。欲豈不勝辱乎。忍人先以德勝已。勝其外無不勝。故曰。勝已者。無不能當。人服之。鬼魔亦畏之。意撒西國之賢人。魔甚畏之。或問故。答曰。從修德以來。恒自拳意。必不使怒念注心。怒言出口。

未曾德。西國大聖人也。心純一事。口口時國王甚惡。欲強令棄去事他神像。未曾德曰。天地間至尊莫主。惟有上帝。此外稱主。皆僭矣。正宜絕之。棄上帝弗事。焉。罪惡。

孰重此乎。王曰。從我。予若高位。且厚賜。不且為大僂。聖人不聽。王怒。命懸而擄。篋磔裂之。聖人心顏俱樂。了無痛楚聲。王益怒曰。不聽我。且更加大刑。答曰。此我願也。王又命未縛囚之。冥獄中。地布芒刺。炮諸烈火。周身熾鐵。數日不給食。聖人謂王曰。世所言苦者。為上帝受之。即不足為苦。正惟喜樂事也。以苦圖變我心。曷可得乎。威王以苦鬪。聖人以忍當。王力竭計盡。能隕聖人之主命。卒不能敗其忍。不能屈其義。不能奪其樂。孰勝乎。惟以忍御難者。能避難。若以怨怒。遂得兩苦。原苦一。今怒一。余屢聞之人曰。我怒何益。所失不追。而更以怒害我。

夫既不能以怒去害。奈何不以忍增德。忍則省今怒之苦。并消原苦之苦矣。何者。人有難。大都由上帝降為罪罰。怒增罪。故愈觸上帝怒。而苦愈重。忍增德。故感上帝心而罪赦。而苦除。夫世間所謂苦辱。非正苦辱。惟係人意。以為辱。則辱不以為辱。不辱矣。第阿熱一人譏之。答曰。爾譏我。不任爾譏色。榻加曰。君子持以罪惡為正辱。舍此悉非辱也。受人辱曰。彼欲辱我。未嘗辱我矣。如此。非特辱消。辱我者亦止。何者。彼欲辱我。知我不以為辱。無道可辱我。止矣。

修德者有三級。有殆者。有進者。有已至者。忍亦有三級。遇

難強忍之。始遇難樂忍之。進願得所忍難而求之。既得而樂不願去之。已忍之至也。已至之人。其身在。地實天人矣。

或問亞利斯多曰。大有容之人。何自識之。答曰。能以平心愉色。忍受大難者是也。故易怒者。驗其量狹。老人病人。婦女孩童。皆量狹。皆易怒難解。

上帝心無量寬。故亦有無量忍。人之得罪者。能即罰滅。而尚寬容以俟。後改。蓋慈賞出于本性。故無限。怒罰出于我罪。故不得已。人愈忍。量逾寬。逾似上帝。為天人也。天之所雲。不掩其光。風不撓其靜。終古如一。惟下處自暗。

自晴。自寒。自暑。大容之人。事變而心常。世亂而心靜。身難而心不憂。如立方物。六面如一。無不安穩。又如黃金。煉之不耗。鍛之不斷。以為小器。為大器。其價埒。惟寡容狹心之人。倏怒倏愛。倏憂倏樂。如樹葉隨風變動。無刻得同。故大容之人。以一心御多事。小容之人。以多變御一心。

有喪子者。極憂念。得磨納慰之曰。爾徧求諸國中。有生乎未嘗遭喪而哭者。得三人以來。我能令爾子復生。其人以為甚易得也。徧求之。竟無一人。以復得磨納曰。既爾何用過慟為。獨爾受此患也哉。

理爵國之俗。男子遇患。不衣婦人衣。不聽哭。以為遭世難而悲憤。非男子事。正惟女情耳。

以惡言犯爾者。自先為惡。而欲爾效之。故曰。爾受惡人之害。忍而恕之。勿兩為惡。勿兩受害。

或詈得磨斯。答曰。凡爭者。以勝為榮。惟今日負者。善且榮於勝者。我肯與爾鬪乎。故曰。人以詈言加爾。勿答。爾勝。勿復愈。重複。又曰。凡惡言以忍當之。則激而歸乎其所。從出。

居苦辱。非功德。忍苦辱。實功德。故曰。勿論何所受。惟論何如受。受難不足。驗聖賢。樂忍難。乃足驗聖賢。真忍必心。

所忍者。蓋貌忍。心怒。非忍德。乃怒鬪也。力不能復讐。姑忍之。即不復。有復之心矣。有復之罪矣。凡思我身。多所願。忍于人者。必不難。忍人。爾尚未能自治。已如已願。安怪人不悉。如爾願。爾不怒已。不能忍人。不與已鬪。不能與人合。

受害辱者。口不言。色不厲。心不憂。不計是正忍也。古賢有人以惡言慢之。答曰。任爾言。我已命舌勿言。心手勿動。今人受辱。能不言。謂忍矣。然而減於口。增於心。口寂而心喧。色愉而胸愠。手垂而中攘。此為不忍。尤大。其害尤深。胸懷怒意。口發怒言。兩惡俱不可。與其默畜而蘊。無

寧口發而散

感人化人之德。無加平心愉色。忍受非義之言也。非獨見者化。并受害者。亦速化矣。昔有賢人與弟子偕行。迷失道。踐人之田。守者甚怒。大詈曰。爾輩不畏天。何道之脩。畏天當如是行邪。師命弟子勿答。自答之曰。爾言最當。令我輩正為脩德人。必不爾第求怒罪耳。野人為若言所動。悟向者乃不當怒詈之也。跪而祈赦。慕此忍德。盡棄其田業。而受學焉。故曰。抑辱慢我者。莫如忍其慢。經曰。怒者生爭。忍者滅己生之爭。語曰。凡物剛勝柔。獨忍柔能勝怒剛。

蘇瓊。西國名賢也。有人無故以惡言慢之。賢者不答。走避之。有天神謂曰。是奚足哉。必跪而求赦。如真得罪者。乃正忍矣。如神言。其人深自慚悔。轉求赦。蓋以怒對怒。彼以怒為得。語曰。爾以惡言答惡言。彼必以為己勝。同作此事。彼先一籌故也。以忍光照怒。彼自見其怒之醜矣。夫苦難不論大小。不論由人由物。皆口口有意。分予焉。聖賢明於此理。值苦難弗視由人由物。不辨有故無故。惟視難所從來之原。即服而忍之。夫爾受人之害。獨視為人所加。或能辭曰。我未嘗得罪於此人。則不堪忍。若視上帝所加。能或言我未嘗得罪於上帝乎。人。無不自

知以惡念惡言。及非義之行。屢犯天道。是以值苦難。默念所犯。自責。我曾犯某罪。我曾行某非義之事。止當受此苦。故易忍矣。聖厄勒卧畧曰。人私念所為惡。不難忍。所值慢。深思以多罪。宜受重刑。必不難忍。微害矣。或嘗一賢者。人告之。答曰。我尚有他大罪。彼人未及知。使知之。何訾我止此乎。多落陟賢人曰。脩忍德。保心安。其道莫使於遇難。自責以為由。已罪出。而不辭。已以尤人。故人所行善。雖大且多。不由自責。必不能安靜。而免於憂怒。賢人有言。諸德皆歸一家。或問家曰。自責又一賢受人慢。心忽小動。自責曰。我心動。非彼之慢大。乃我之忍

小我忍堅。一言之微。曷能動之。

苦白。中西國上古聖人也。尊貴富厚。當世無比。忽中落。七子皆歿。身復病癘。前相欽重者。謗為罪人。受茲天刑。聖人恬然忍受。憂不見色。口無怨聲。心無愠意。恒曰。赤身出母腹。固當赤身歸矣。主予主取。悉如主意。惟念聖名贊頌而已。其妻誘之。令怨天而死。聖人責之曰。爾言大愚矣。福樂受之於主。患苦奚不忍哉。如是者十有四載。尤人怨天。未嘗萌心出口。原口口之意。加此患苦者。非以罪罰。欲標其忍德。為世儀也。十有四載之後。除其患。倍歸其富貴安樂。而盛德榮名。施於萬方。流傳至今。故

曰。先忍暫苦者。後必享永樂也。香者火焚之。顯其郁烈。善者患苦之。著其盛德。

亞吾斯丁曰。上帝或欲爾安。或欲爾病。爾安時愉樂。病時憂愁。是喜上帝有仁。而不喜上帝有義。且不願以爾心從上帝心。但願上帝心從爾心。不邪乎。

或遇難。一賢者勸之堅忍勿憂。答曰。我有罪甘之。無罪而受此。不堪憂憤耳。賢者曰。盜以罪受戮。聖賢者以無罪蒙難。爾願誰之如乎。經曰。爾以罪負刑。以惡受害。有何功耶。若實行善而樂忍害。此正上帝之大恩。爾之大功也。又曰。爾受難勿因盜。因劫。因謗。若因為善。則勿以為

辱。迺真榮也。故見人受難。勿問所受難。惟問所以受難。□□經真福八端。其第八曰。為義而被窘難者。乃真福。為其已得天上國也。

瑣加德。古名士也。國王忌之甚。命殺之。將死。或歎曰。無罪而被殺。正可悲。瑣加德聞之曰。我被殺不足乎。尚願以罪殺我乎。

多鳴。盛德人也。惡黨妬其德。欲殺之。遇諸途。曰。我輩欲殺爾。將若之何。答曰。願勿速殺我。惟漸礫手足肢體。為上帝久忍痛苦矣。眾異其大忍。弗敢殺。他日又有是輩欲殺者。答曰。我功德微小。恐不克承此大榮也。聖賢誠

德人。值為上帝為義受苦失命。以為天恩。微獨不避。且甚樂之。上帝有言曰。人窘迫爾。為我大謗爾。宜悅樂。爾報豐大於天也。故聖厄勒卧畧曰。上帝加苦。而拜賜能忍之德。斯恩甚於絕苦矣。

世入之心。悉在圖樂。忽值患。奚能不憂不怒哉。世患不虞。而至則傷深。豫視之。則傷微。夫患之至。最定。特至期未定耳。爾欲患時。不濫於憂。莫若於患未至時。思其將來。備忍以當之。勤練之卒。簡器習武。常在平時。安居營壘。如正對敵。設志以待。故敵來而應之。整暇若惰游之卒。時朽器械於室隅。消瞻力於不試。遇敵戰慄。能不受殲。

爾忍不先習。患至不及忍矣。是故脩德君子。急習忍德。不因患。竟忍。常以忍備患。日夙興。恒念今日。必有慢我害我人。必值不如意事。定心受之。是患未至。能自先忍。患至如常。

爾遇難時。惟視有樂勝爾者。故難忍。若視有苦勝爾者。易忍矣。昔有賢人寓言曰。獸中兎膽最小。一日衆兎議曰。我等作獸特苦。人搏我。犬狼噬我。即鷹鷲亦得攫我。無時可安。與其生而多懼。不如死。而懼止矣。向前有湖。因相約。住自溺水。旁有蛙。見兎驚亂入水。前兎見之。止衆兎曰。且勿死。尚有怖過我者。

或問曰。世事觸人怒。至易至多。欲學忍將。獨居岑寂。恃交
聖賢。可乎。若與世人接。難免焉。答曰。忍德求助于外。曷
能久。惟內積。能永久矣。毒蛇猛獸。寂不害物。不謂毒猛
乎。靜處不怒。非無怒情也。無怒幾也。不拔其根。而摘其
實。根在。有時而實。即無怒人。亦必怒物。昔有道侶數百
人。其一甚易怒。因屏居。忽怒破一器。自謂曰。我易處。未
易心。避人未避己。在怒在。不如人間習忍。以攻怒情。
遂歸。故曰。怒情以鬪能勝之。以避不能勝之。若與聖賢
同居不怒。茲豈我德。蓋聖賢之德。況無忍德。獨交聖賢。
怒亦不免。不如務拔怒根。忍習於心。靜處囂處俱安。賢

人。不肖人。好爭人。好靜人。俱合也。

色擲如訓。令忍世患。箴曰。受竄流云何。曰。凡安靜之所。即
為本鄉。謂安靜者。不在其所。正在其人也。智則旅遊。愚
則竄流。著痛云何。曰。痛小。任之。微忍矣。痛大。忍之。大榮
也。痛峻。非痛峻。爾自柔矣。能薄力微云何。曰。以此不能
害人。以此不敢慢人。不亦美乎。失財云何。曰。財亦或有
時失爾。今失財。并失吝。幸矣。縱不失吝。去其妄行之質。
非幸歟。爾失財。爾財曾已。多人。今行彌輻。居彌靜。上帝
減爾任。安爾居。豈非吉哉。爾失財。彼他人所先失。以為
爾得乎。失日云何。曰。已絕邪情。欲之途必。目諸情欲之

媒。諸怨訛之利也。失子云何。曰。哭不能不死者之死。不
愚乎。不能不死者。已死。徵為他主之物。予爾育養之。今
于爾乎取之。非奪之也。沉舟失物云何。曰。失爾物。不免
爾身耶。徒手登岸。已登岸矣。財沈。爾豈不能并沈。遇盜
竊物云何。曰。爾避之幸矣。失良友云何。曰。更求之。求之
當於可得之所。酒殺之間。非其所也。必於實學道德之
務。勞苦身心。乃得之矣。失一良友。更無他友者。取也。
大濤之海。獨恃一碇乎。失賢妻云何。曰。求賢妻。最易得
矣。慈父母既失。不可復得。賢妻屬可再致之福也。哭失
賢妻。而適得更賢者多矣。

或曰。爾死。爾曰。入時約。必出矣。必死。還所受衆人之定規
也。必死。入世猶出旅遊。久必須返焉。彼久須暇者。卒亦
不能脫之。必死。我非首。又必非末也。凡先我者。皆先我
死。後我者。皆後我死。旅死。曰。我所必還。隨責主所求處。
即償之矣。死無棺塋。之缺。易忍矣。我身無覺得棺
夫棺。無我預矣。我身覺。棺塋。不皆為大苦乎。棺塋之計。
豈緣願死人。正以願生人也。人死斯畏之。故為是掩離
之耳。死態必狠。曰。死態雖狠。所求惟命而已矣。斯即無
他患。老患所必禡。何足畏歟。所由致死之緣。雖大。我死
本微小。一石觸我。一山鎮我。何異哉。若隕盍隕於天乎。

少年死曰。尚可生之時至死。美死也。未願死之先至死。幸矣。不少年死。安知不遭不虞之患。即無他患。老耄之患。焉能免哉。我曹皆并逝死。故今不論死與否。惟論早晚。數人令屬大辟。或有以後見殺為大福者。誰不笑之。我曹悉望稍遲死。以為巨幸。何異此乎。我儕日近于死。等衆壽日減。亦等。我生愈長。我命愈短。誰欲恒懸。而無寧一隕乎。生與死為隣。最切近。如居海舟。所爭者寸木耳。爾憶海舟之險。謂生死海中。獨爾隔。謬矣。生死相隣。雖各處顯著不一。各處切近無異焉。身命為物。微眇。遺身命。為德甚大。遺之者。海沸而安視之地。裂側立而不

顛。爾欲保德安居。身命須澹視之。勿論因疾病與他緣來索之。欣然遽即償焉。

閤弟吾諸。西國名王也。有兩人大誹謗之。王伺聞之曰。稍遠之。恐王聞之。謗者甚感其不怒。而轉譽之。

一賢人修德累年。或問自覺何益。答曰。衷有備。以忍世患。又無賴人譏笑侮慢之曰。積久事止。帝修德安用之。答曰。令我受爾此等惡言大害。而心不動。不怒。不足乎。亞加爵。甚能忍人也。死之日。或悲其早世。棺中忽有聲曰。忍者不死。夫忍者。神靈永生於上天。美名嘗彰於下世。不可謂死。

有賢者大病而愈。後恒哭曰。天主不復念我。如是一年。□
□使病如初。以苦為樂。非知忍難之大益。曷如此願望
深切乎

有盛德者。或以惡言加之。笑曰。此當以重價市焉。今而徒
得之。幸矣哉。

白鐸落。西國盛德人也。病失一目。曰。故有兩簪。今去其一。
□□之恩也。

窘難益德 三支

或有問于余曰。書云。天道福善禍淫。又云。惟上帝無常。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以善者蒙福。惡者膺

譴。理有固然。奈何事有不然。或遭不虞之灾。或冒非分
之福。顛倒孔多。參錯過半。無乃增君子之疑。起小人之
倖。天道不平。厥歎久矣。是誠何謂。曰。善者蒙福。惡者蒙
禍。斯義正矣。確矣。奈何哉。其不平也。夫人之真善真惡
誰能決判。念想言行。咸若天理。此為真善。微有不然。豈
真善也。求善非全不成。若求不善。一缺已足。夫全善了
無微缺之人。世間有之乎。今人視形。□□視心。烏知人
所稱善。非□□所稱惡者耶。且爾謂此人甚能作善。苦
之非是。余謂□□至明無暗。至公無私。甚能識善惡。苦
之必是也。爾信人之隱善。疑□□之顯義。余信□□之

顯義。疑人之隱善。孰是乎。即是人果善矣。爾謂苦為不幸。□□不宜加之。抑知□□用苦以加善人。乃大可幸乎。嗚呼。世人神目當昏。如瞽焉。往觸一人。怒而詈曰。爾瞽耶。人非瞽也。已則瞽也。見苦加善人。疑天不明天非不明。人則不明也。欲明禍福之理。當先明禍福之真偽。真禍未有及善人。真福未有被凶人者也。何者。世間之事。不過三種。真福一。真禍一。非福非禍者。一生積德。則死永樂。真福也。生作罪。則死永苦。真禍也。夫人自不願為善為惡。而□□強之于理無有。自有應受天樂之功德。而□□拒之。有應受地獄之罪過。而□□不加之。亦

于理無有。則曷可謂天主以真禍加善人。以真福加惡人與。若其餘。貧富賤貴病安壽夭等。斯本非禍非福也。聖亞吾斯丁云。富貴安樂。□□予之善人。徵非真禍。予之惡人。徵非真福。其為禍福。持視所用。以建德。蒙永樂。乃福。用以助惡。蒙永罰。乃禍也。因富以敬。□□周貧人。則富為福。若因而縱欲害人。則富為禍也。因貧以怨。天主貧富人。則貧為禍。若用以抑情增忍。則貧為福矣。諸如此類。可槩推也。第兩者之捐益。人每不能自豫定之。獨□□無量之鑑。乃能定之。行人遇歧路。未歷其中。未造其末。特見其始。安危夷險。莫得定也。世間苦樂兩

岐。愚人特視苦樂之始。不審其中與末。妄謂樂者為安。夷苦者為險危。從彼避此。急如驚。智人不敢信始。亦不妄測其中與末。歸明於□□。待□□之自決焉。故世人於□□。宜加病人於良醫。病人特願除病得安而已。若所服藥味。為甘為苦。惟醫者所為。病人敢自取舍哉。聖賢無不願得真福。亦無不求得真福也。然所以得之道。或苦難賤辱。或安樂榮貴。弗敢自必。聽命于天。時或順意。謂□□慰勸我之恩。時或逆意。謂天主儆戒我之恩。故順逆無常。修勵惟一。種。世途悉以增德。經曰。愛天主者。順逆萬端。皆助其福。不肖者不然。順來不以勸。

善。逆來不以懲惡。故順逆萬端。皆歸於禍焉。夫古今修德者。莫不因輕世福之念。成就其聖賢。世人犯罪者。亦莫不因重世福之念。受欺惑於邪魔。則世福者。陷善之阱。聖賢所懼。引惡之梯。邪魔所據。人以為實德之報。謬莫大矣。使□□必以世福酬德。行德者。遂希世報。與工人翼直何異。挾貪心以行德。即存德虛形。豈存德實性哉。

善人受苦。驗上帝之愛。□□經曰。我所愛者。必譴責之。又曰。上帝所受為子。必責之。聖亞吾斯丁曰。爾在上帝責外。必在其愛外。終不能為其子也。下民有罪。上帝不能

不刑。今宥死後必不宥也。今刑微且暫。則家刑耳。死後刑重其永。迺國刑焉。聖厄勒卧畧曰。上帝今怒。必欲永責。今責必欲永怒。故今責微慈。今怒微怒。犧牛將殺。任其遊食。惟所欲生者。拘繫之。勞任之。

假令父有兩子。一愚一慧。愚者時時嬉遊。了無謹怒。慧者時時勤敏。則督責之。童兒之情。但見目前。無志日後。以為厚于愚。薄于慧。不知父無望於愚者。慧則重有翼也。世人之情。何異愚童。富貴寧壽。謂天厚之。窘貧賤夭。謂天薄之。不知今福後福。不并享。□□所欲豐報於天者。先卑之於世。以苦鍊化其過滯。增其功德也。恒豐於世。

福。無患難。恣其非義。而不見譴責者。上帝所棄於天。約永罰於地獄也。如醫然。病可為。則進苦口之藥。多所禁忌。其重不可救。乃悉惟所願。不禁焉。

父以難事責於子。君以危事託於臣。孝子忠臣。必不謂君父惡我害我。蓋乃貴我重我。以我為孝子忠臣。故也。天主人之共主公父。以艱難遺我。而不遺彼。以驗其愛我。重我於彼也。塞搦加曰。不遭艱難者。正為最無幸人。明徵上帝。因我怠惰。忽忘我耳。修德者。知不戰不能勝。戰不危。勝不榮。故願得所忍難。以建孝子忠臣之功于天主焉。

商人以此方最多物。最賤物。遷于少處。貴處。以取重直。此世之物。未有多且賤于苦難。僂辱。而天上一無所有。善人。神貨之商人也。知天上忍苦難之價最重。故遇苦難。門忍之樂之。易異日之重直也。經曰。此時艱難。不當日後所顯于我輩福樂也。

夫王琢之磨之。夫金鍛煉之。雕刻之。無不攻治如讐焉。以成名器。人不經痛苦。不嘗慢辱。不試諸艱難。而成天上所用德器者。無有焉。故經曰。修仁者。必受世之窘迫也。不窘於世。其德不誠。且曰。欲升天堂者。必由願受世苦。亞吾斯丁曰。上帝活天國。其價艱難而已。又一賢曰。世

福遂意者。可畏也。恐其終不能為天人故也。鷲鳥生時。人貴之。置於淨室。養以肉食。死則委之于聲。為犬所食。雞生時。置穢處。養以糠覈。死則置於几案。以為美饈。惡人世之鷲鳥也。生則豐樂榮貴。人羨慕之。死則棄於巨壑。為獄犬食。善人生。或為人所輕。恒居難苦。死則置於天几。上帝天神所珍重。福孰勝哉。故世之苦樂無常。樂訖苦繼之。苦終樂續之。一時之苦。令忘多年之樂。微獨令忘往樂。之念。亦增今苦。一時之樂。亦令忘多年之苦。非徒令忘往苦。之念。亦增今樂。故經曰。吉時勿忘凶。凶時勿忘吉。時念凶。不陷。凶時念吉。不墮。

人之事世者。先得微樂。後責大苦。先得暫便。後加永難。事
□□者。先受微勞。後蒙大安。先承暫苦。後享永樂。爾願
事誰乎。農人先以苦種。後以樂收。工人先造化。而後受
直。兵先致死。而後蒙戰勝之賞。商賈先以貨市物。而後
享什一之利。萬事盡然。爾修德。必先負德。修之勞。與夫
克己之苦。與夫不德者之忌。與夫鬼魔之誘惑。與夫天
主之德試。德既大成。然後可享心淨之樂。望天之報焉。
今人僅行微善。心若上帝負我安樂。負我富貴。不與則
怨尤。望世報。自徵心貪。怨尤。自呈大傲。□□當降祥耶。
降殃耶。

蹇驢邪行。見鞭知當正路行。見鞭知當速行。凡上
帝所譴責者。欲使正路速行而已。今人之苦。永久不釋。
惟德福者。即謂德之報應。得難者。或曰無幸而偶值禍
災。或曰前世往因。今生果報。未嘗反思。目前之罪。訖迄
不悛改。艱難往々相繼。永久不息。何足異哉。
或問聖厄勒卧畧曰。上帝恒以苦難加善人。何也。答曰。以
煉其過滓。增其功德。因得豐報於天也。且使不溺於世
樂。物久煮。不撓動。則膠於金。而失色味。善人久安。不以
難撓動之。恐漸陷於世樂也。且令惡者自悟曰。今者為
上帝用慈赦罪之世。又重愛善人也。尚以微過得重譴

乃爾。况死後為用義判罪之世。負惡以往。嚴罰更何如
乎

一賢出行。遇一盛德人。被獅子齧死於野。及郊。遇一惡人
之。震甚盛。竊疑曰。彼賢而橫死。無人收之。此不肖而人
崇之。非上帝明釋我此故。我不前矣。忽有天神曰。此誠
惡。曾有微善。上帝以微榮酬之。其靈神重受大苦於鬼
境。彼誠賢。曾有微過。上帝以此橫死鍊之。其靈頗需大
樂於天域也。但爾以後。慎勿要上帝。凡上帝所為。惟信
服之。勿強測之。

爾溺水。有肉急援傷爾手者。爾忌其微傷耶。感其拯命耶。

爾與人鬪。忽有殲爾敵。使爾能勝。不重德其人乎。我靈
神與軀殼體。最親情最異也。神喜理。身喜欲。故神之所
願。身之所惡。身之所求。神之所避。恒為敵讐也。爾以道
德助神。身必負。而屈於理。乃所以效天神也。以甘食治
容逸樂助身。神必負。而從于欲。乃所以效地獸矣。上帝
以病窘諸苦難加爾。豈樂爾難。正以此殺身之強減形
之力。使知服於神。從于理。為役勿為主。不至陷神於罪
惡。聖葆瑜曰。我衰時。乃疆是以誠德。君子遭患。即不能
樂之。強勉安忍。弗敢直求上帝去之。去與留。未知孰為
已益故也。

物達西賢人也。身後顯聖跡最多。一瞽者跪其墓前。因其
功德。求得見。輒見。已默疑曰。見與不見。未知孰有益於
我。復祈曰。若見無益於我。願以初瞽還我。輒瞽如初。
厄午。峩生時亦頗見抹人聖跡。一瞽者求賜視。答曰。爾即
無形目。不能見色。如狸犬尚有神目。能見道如天神。身
日復見神目。必瞽。終害於爾。勿求之。

或有疾告若閣聖人。祈抹焉。答曰。爾正欲除有益於爾事。
耶。身垢以水浴。神穢以病磨。衣污以煩擗去。心罪以艱
難除。又一人病其師賢者慰之曰。爾為鐵以病錯。則除
鏽。爾為黃金。以病煉。則增光。何憂乎。

厄勒卧畧曰。此世界恒以艱難加人。此非自鳴。令人勿愛
我。而何。

世願悉遂。世人以為天幸。不悟此正驗將來之天灾。聖盜
薄削行次。宿一豪家。主人自伐云。生平安樂。不值微患。
聖人偕其從者。輒去之。曰。此人一生安樂。宜速避之。恐
與俱受大患也。去不百步。地忽裂。人與室俱陷。無遺跡
矣。是以聖賢修德者。甚畏久安無苦。恐目下之寬遲。卒
以重補故也。

亞吾斯丁曰。金入火生光。草入火生煙。苦難一也。善人遇
之。而以感頌。惡人遇之。怒而怨尤。愈濁矣。

世苦自無善惡。惟我忍則為益。而徵口口之愛。不忍則為損。而徵天主之怒。故聖厄勒卧畧曰。目前之苦。苟化爾為善。則為前罪之終。不化為善。而尚為惡。則為將來永苦之始。

塞號餐小序

古昔鑄鼎象饗。謂其有口而無咽也。或問余曰。號餐不受塞。亦可塞乎。余曰。可漏卮無當。投以江海弗給也。口腹為漏卮也。侈矣。困於酒食。迷於醉飽。舉世不為饗者。或寡矣。秦人以饗嗜六國。食未下咽。轉喉而出。此饗報也。晉以人主乞味於臣。齊奴諸子轉相效。尤甚至日食萬錢。猶謂下箸不給。曾之子邵遂勝其父。而益之以二萬。豈非老饗之尤者乎。五胡未嘗饗晉也。而晉自號餐焉。以久熟非饗。鑑

哉故曰上者好者下必甚焉欲止細人之號食當從
老饗始老饗者何用物弘而取數多者也易曰樽
酒簋二用缶又曰二簋可用享此今日救時塞饗
第一義乎吾讀龐子言得養生焉并得經國而富
民焉故曰食儉者興食奢者亡禮始於飲食豈不
信哉或曰西人巧於酌盈而濟虛也彼國舟航濟
則與時宜之不濟則遞減而遞節焉余曰此非西
士之言也損益盈虛與時消息此天道易道之大
經大法也天不能違而人違之乎西士可謂得損

益之精而用之者也非但塞饗而已

江東崔昌撰



七克卷之五

塞饗第五

饗如聲受以節塞之作塞饗

饗者何。食飲無節之嗜也。多言。忿怒。華踞。淫慾。吝貪。懈怠。于善諸情。皆其流耳。夫饗者。我身中最邇之敵。修士所當先攻先勝也。身中形敵。不先勝。徒攻身外神敵。必不勝矣。討四境之寇。遺國中之叛臣。何益。矧身中之情。莫劣弱。莫易識。易勝於饗情者。弗能勝劣弱。能勝強根。歟。是以^{古今}聖賢德士。無不由克饗始成就功德。升受天報也。



夫上帝所自造之物。皆有定趣。造人之靈。使能明實理。蹈實善。因而事上帝。升受天國永樂焉。造人之形軀。使為神靈之役。輔之為善矣。知形軀不食飲不生。故造多味以養之。人食飲以養身。俾有力輔神於善。意合上帝之意。食飲為德。且必不踰節。身王而諸德建矣。若食飲圖樂。意悖上帝之意。即食飲為非義。且必踰節。身王與德機俱銷矣。聖亞吾斯丁云。爾食飲以節。特以養身。縱口不言。爾食飲讚美上帝也。若圖樂者。縱口鳴讚。爾食飲亦褻之矣。夫人願欲所趣向者。美好而已。美好有三。一

曰利美好。一曰義美好。一曰樂美好。爾食飲以節。利義樂三咸享也。否則咸亡焉。故食飲圖樂者。微獨傷身損德。所圖樂并消亡矣。

利美好亡。何也。語云。厚味百疾。燈非膏不燃。膏溢亦滅。穀非水不成。水淫亦朽。火非薪不熾。薪厭亦熄。食飲以節。身養與身安兼保也。否則兼損焉。醫方亦云。前食未化。又如食焉。必生疾矣。色搨加曰。人有酷視仇者。未如饜情之酷。視眼我者。人有仇。能盲之。怒必熄矣。饜於徒之者。盲之。瞶之。瘖之。弱之。老之。終而殺之。以微體頃刻之樂。遺全體終年之憂。以一看之眇甘。致數年辛藥之

苦。故曰。饕情如盜。親我以殺我。又曰。兵力殫人寡。饕殫人多矣。能克饕者。必能護斯微形之安。延壽期耳。夫壽者。衆人異之。饕者獨否乎。第善德萬狀。自相契合。而私欲自相刺謬耳。故此欲所嗜。彼欲所忌。饕之所期。壽願所避也。一欲既發。遂蔽心明。詎惟不使視正理。亦特令視是欲所願。而不令視彼欲所憎。使斯欲之益。不使視彼欲之損。是人欲之微益。恒兼大損矣。故曰。從欲者。愛其身命。而又憎其身命。勿論修德。即保身全形。不在克己寡欲哉。

義美好亡何也。義思道行。悉由靈神生。邪思回行。由形軀

生。兩情如敵寇。相攻^互。其一強。其一弱矣。益此必損彼。益彼必損此。豐養形軀者。兼養其情欲。形軀增強。其邪情回行。日繁日盛。靈神昏弱。其善念義行。日少日微矣。經云。厚視其僕者。後必覺其忤逆耳。此之謂也。語曰。饜腹不抱清念。欲革邪念。而厚養口腹者。猶惡木繁盛。而加溉壅也。驢馬厚食之。久習閑放。後載之。必逆而棄任。跨之。必棄主。御之。必不順轡銜矣。若薄食肄勞之。即重任不逆。行止遲速。惟王警欵。不俟鞭箠也。我形軀之情。與驢馬何異。豐育之久。居逸樂。必抗畔。不復聽理命。而反自擅篡為主。習以勞事。淡泊滋味。其聽從道心之

命必甚易。故曰。形軀優樂。靈神遽病。形軀居苦。靈神病愈。

聖法蘭濟入道時。求□□諭以精進之術。忽聞有聲云。法蘭濟避世樂。如真苦。抱世苦。如真樂。聖人多年如命。既試其益。曰。□□賜我明悟此理。知邪魔正寓豐食逸樂之中。恣口腹者。邪魔遂輕忽之。敢攻而勝焉。南海島有吞牛之蛇。百獸皆畏避之。無法可制。獨食牛既飽。絕不能動。乘此時。一人能齧截之。修士自辭世樂。而擇居苦處。就食飲。如就藥。特取所需。以抹飢渴之病。邪感之大竇已杜矣。故邪魔之煽誘。必希。懼不我勝。而彌攻也。乃

彌固其功德焉。古賢有言。口者。心門。邪魔以饕餮主口。一切邪情。皆令入心。故饕餮者。邪魔所加於人口之銜也。隨欲隨牽之。

夫邪魔侵敗我心德。悉由我形。詎非我敵耶。我厚養之。實養我敵。而自以為養我也。謬孰大乎。夫攻敵者。能困圍之。隔絕其食飲。乃能必其勝矣。形軀為敵最強。欲勝其欲。而不減粗其食飲。殺其強梁。從古莫能克之。今人豈無願勝之者。第欲兼保厚味。大存其逸樂。不舍舊而更求新。豈能就哉。夫減粗香味。豈獨益於神靈。亦大益於肉身也。神靈或因節德。建切蒙吉。或因饕餮。犯罪

受殃。肉身悉從於行。豈不從於報耶。

夫樂亦苦種。苦亦樂種。今不以苦裁。後安能以樂收。今樂後人樂。今世後世。皆為第一。今世滿腹。後世滿心。萬不得已。暫飢以得永飽。疇不謂益哉。况我此肉身者。稍若其情。遂以為例。必且固握不肯捨置也。先為之暫寬。後自以為永規。先為能免之偶樂。後為不能免之切需。先為媿娛。後為重任。可不慎其端乎。古有賢人甚廉。食飲。溝。疾。其徒勸之。稍洗腴病。已復故。答曰。爾今以為暫。恐此身後以為常。要我勿絕之。難復于故矣。是則外殼愈而內心疾也。何如勿聞其端乎。

甘樂之美。好亦亡。何也。夫食飲之甘。不生於豐腴。生於飢渴也。今人或因病。或因飽飢渴。皆暫止。此時得豐美。必厭棄之矣。飢渴者。雖設粗淡味。必甘嘗之。恣饗者。腹恒飽。飲焉能享飢渴所烹調美味之樂哉。故曰。恣樂者。不享樂。乃事樂也。廉士必俟飢渴。然後食飲。苟弗得所喜厚具。必俟我不厭草具焉。中士亦曰。晚食富肉。

色。擲加曰。廉士必不犯食飲之時。必用庸常易化之物。食期既逮。特就于食。不就于樂。惟飢引之食。渴引之飲。不令旨酒嘉肴。牽我就食。飢焉。蓋修士於情欲。不務從之。惟務止之。微物可止之。安用豐美物從之耶。達略。西國

古大王也。滅破國燼。幸奔脫。渴甚。于枕骸流血中。得潦水飲之。曰。生平飲水。無甘于此也。此豈潦水甘哉。渴甚甘之矣。

食飲非樂。乃苦也。人以飢渴為大苦。食飲能除之。謂樂。既除飢渴。若過飽。即又覺食飲為苦。而望飢渴矣。食與飢兩苦互相尋。前苦之終。後苦之始。如出火入水。出水入火。俱不可久。俱不可恃。惟天堂全樂之域。飢渴之疾。既去。食飲之需亦已。

夫食飲之樂。微體瞬息之樂也。今人所恃重。味之甘。旨。喉舌之間。二寸而已。過是則已矣。寸體之樂。窮土中水中。

空中之物。不足應之。片時之樂。而經歲累月。不足備之。不亦異乎。牛與象。雖大身。數畝之地。足生之。而天下之大。萬物之衆。不足養一人之微軀。何哉。真飢渴不難止。嗜飢渴難止。飢渴不侈奢。饜侈奢。性所需。不勞力而易。嘗饜所嗜。甚勞力而難嘗矣。獸雖大身。其食飲。特以養體。已飢渴。故易足也。饜者。食飲以狗嗜。故雖大勞備之。必不能足焉。語曰。欲食而得飽。勿加食。惟減嗜。

夫食飲之嗜。非飢渴也。飢渴者。身之實乏。食飲之嗜。饜之偽乏也。彼微食而足之。此愈食愈不足。譬之實渴。與中消之渴。彼飲微水即息。此彌飲彌熾。故曰。狗饜就食者。

以食求滿而益虛。求飽而增飢。以無飢生飢。安所底止哉。經云。善者食而飽。惡者之腹不知足矣。故饕餮者未嘗能飽。縱得如意。又患不盡如意也。得盡如意。又或患烹調不如意也。縱三者皆得如意。又患無腹能容納之如意矣。非乏糧。即乏橐。非腹大于食。即餽大于腹。非恨食飲不足。腹即恨腹不足。食飲故曰。世人所稱樂者。稍踰節度。輒為苦始。又曰。斯身所陳樂者。濁且暫。且貽悔。非甚廉以用之。遽轉為患焉。

古有良庖。諸國皆重之。至辣則德國。主令之速出境。若曰。我國人願其以勤勞致飢渴。以飢渴甘庸常之味。

夫藏粟之官多鼠。恣饕餮之心多罪。恣饕餮必恣貪淫。古賢有言。去饕餮而貪淫自己。饕餮之為主甚侈。非大費莫能給之。從饕餮者。數月之大勞所萃。不足備饕餮王之一餐。能不流于貪竊以給之乎。食飲淡泊。淫慾。食飲豐厚。淫慾。人減薄食飲。可以消形之邪氣。護形之強。猶當為之矧。可以消心之貪淫。護其精靈哉。或告一賢曰。我淫慾猛。食難制。賢曰。我必不爾問。故曰。此身我養之甚薄。不令至飽。所思食飲。弗暇及娛樂矣。

夫饕餮者。亦謂怠惰之母也。恣饕餮者。未食之前。食飲之念最繁。道德之慮。無由自入。有益之業。悉不暇為。食飲之後。

腹首俱重。目冥神昏。惟思寢寐。道慮德願。沈淪不振。有益之業。無力為之。何者。神瘞於果然之腹。猶身陷泥中。莫之或援矣。

聖百爾納箴其徒曰。爾就食時。須念食飲之後。尚須務道。德誦念之神業也。以此意豫度量食飲多寡。乃可令得中。不過節矣。若食飲至前。方度其多寡。則日視色鼻聞香。口嘗味。皆令人深向之。因而強其胃。愁受之。欲持中。不過甚難也。胃受過多。內火不能化。是以其養身者。汚身厭身矣。內火並受損焉。譬之於燭。內心與外膏稱者。膏不淋漓。燭為明朗。若膏過多。火能液之。不能消之。則

光闇膏溢。燭壞汚而速滅焉。

饕餮又能貧人。經云。饕餮情必致貧。匱聖厄勒臥略曰。隨饕餮者。形軀及靈伸之害甚衆。且無論他害。特令人空費上帝所賜。育身養家。遺子孫。周貧乏。以贖已罪之財。而致貧乏。亦甚可畏避焉。况斯身形。正為無底之橐。且凡所盛貯。遽變為朽汚。以貴美物實之。何益哉。色擲加云。爾得飽腹養身之物足矣。凡腹所受。無論好醜。皆并朽壞之。何必豐美乎。

色擲加云。凡從口腹者。宜儔之鳥獸。不宜儔之人類矣。相彼鳥獸。飢渴既止。食飲與食飲之思慮俱止。而安享飽

飲之樂。亦未有傷食而病者。尚有節也。獨人明知傷食致疾。危苦其身。曾不知輟。前燕未畢。遽圖後食。腹滿欲裂。而慮食若大飢。何也。饕餮情令人飽中飢渴。固其所犯受罰正義耳。

廉士不獨戒嘉味。與多食。尤戒因食飲圖樂矣。若食飲不圖樂。雖過節。其為過微且小矣。若因嗜樂故過節。所食雖賤陋。其為過尤大。為真饕餮焉。故欲識饕餮與否。勿視所食飲。惟視以何意食飲。與其食蔬飲水。以應嗜。無寧旨酒嘉肴。以應性也。鳥獸所食。不若人。可謂廉於人乎。廉士。我為口腹主。故食旨不傷其節。饕餮者。我為口腹奴。故

食麤亦傷節矣。食旨過節。小有辭。食麤過節。尤呈饕餮乎。饕餮患過節。酒最大。酒譬之雨焉。徐零。故入土深。能增土膏。若猛而驟。無益于澤。土脉蕩盡矣。節飲之酒。能養和。消憂。增力。外形與內靈咸益焉。過節者。反是。形與靈皆溺於酒濤。顛倒迷瞶。目無視。耳無聽。體無覺。心無明。百骸亂營。形與靈皆束縛於酒。固於桎梏。盡失其所為人矣。故曰。犯淫者。生而猶死。酒醉者。猶死而已。殮也。死者無生。善惡并止。醉者善念悉去。惡念愈生。嘉言懿行。盡亡。而妄言回行。羣出焉。醒時所必弗敢為。醉悉為之。故曰。酒醉者。闔門於諸善。而闢門於諸惡。經云。孰爭乎。孰

傷乎。孰隕於坎乎。孰目鑿乎。孰不虞之死乎。不亦肆於爵務飲酒者乎。又云。離智者於道。莫如與酒若也。聖亞吾斯丁云。酒過節。則奪心。鈍五官。昏靈神。煽淫慾。洎古。朽血弱體。銷精神。減壽命。又云。酒。柔魔也。甘毒也。飴罪也。服之者。非特犯罪。全是罪也。自以為飲酒而實飲於酒也。故經云。子勿自欺。酒醉者。無分於天國也。李何哉。有人焉。飲醉以解憂。或勸醉以敬容乎。戒之哉。

今人設席豐盛。以為優賓。宋已實則慢賓辱已也。以豐厚待客者。以淫根投其腹中矣。且意彼喜厚厭薄。故厚奉之。正以訕其侈奢無節廉耳。豈非慢乎。古有賢者。或設

席邀之。賢者曰。待我。如以我為德士。可也。夫我以豐厚待人為敬人。必也。望人以豐厚待我為敬我。豈非示己之不廉。祇自辱乎。瑣加得延眾賓。為具甚薄。或誚之。答曰。人。以是待我。謂敬我。以是待人。亦意人謂我敬已也。且彼客廉士。不謂不足矣。彼非廉者。我謂有餘矣。醉者。人所自喜之。整狂也。利爵國之法。因醉犯罪。戮倍於常。今大西諸國之法。因醉犯罪。自承醉者。戮輕於常也。行僂雖異。法意則同。彼曰。醉為萬罪之根。抵人故飲。致醉。是故欲犯罪。罰宜倍重也。此曰。人靈而自承酒醉。是自承為狂人辱。莫甚焉。遂可當大僂耳。故有志者。或因

醉取罪。寧受全刑。不自承醉矣。大西國之俗。生平嘗一醉者。訟獄之人。終不引為證佐。以為不足信故也。或詈人以醉。則為至尊。若撻諸市焉。

夫酒者。俗謂之無舵之物也。海舟失舵。隨風進退。莫能使之正行。避險也。理心者。人之舵也。理心以酒蔽蒙。人遂失其舵矣。故口舌容貌。皆隨紊亂。而靜動俱失。其威重。浪笑。戲言。污言。詈言。羣出。誹言尤多。是且不獨食禽獸之肉。又食人肉。不徒飲酒。又飲人血。易致大禍焉。凡令人漏泄中心之秘藏。莫酒若也。海風入水。波浪湧起。海底盡露。酒風入人。談言之波浪亦起。心底盡露矣。辣

則德。中西古各國也。其俗張筵。客既集。則有監史戒之。曰。此中之言。不出堂。有外傳者。目為卑人也。故彼國有諺云。我憎有心記之客。知酒能亂人舌。令人慢人辱已。輸寫秘密。故酒間所聞言。不令得傳。以為大戒焉。國事以密成。若機務漏洩。亦易致敗亂矣。故治國所最忌者。曩酒也。經云。治國者勿畀之酒。所主無秘計故耳。今大西諸國之俗。好酒者不得與聞國事。防不密也。諾瑣王有他國使臣來。先設盛饌酒酣。扣之。遂能盡探其心意。及其國之秘計矣。

酒淫薪也。恣酒不恣淫。鮮矣。經云。慎勿酒醉。淫在其中。故

也。西國上古之俗。少年及女人。皆有厲禁。勿飲酒。女人飲。猶犯奸也。今世女人。或少飲。甚希。女而醉。古今未聞焉。男子未三十。亦不得嘗。一勺酒。蓋少年及酒。淫之兩翼耳。年少者。內火方熾。淫慾念發。猶且難坊。飲水減之不足。矧加酒以益火乎。其慾念淫行。可絕。貞德可冀哉。豈必少年。凡有志絕。淫守貞者。皆視酒為貞德之毒。非因疾弱。萬不獲已。必弗嘗之。

酒入適心。者諸情欲之地也。心血以酒熾。諸情與俱熾。殆滅者復生。已生者增力。皆勃發焉。是以酒盛者。喜怒淫慾酷虐。傲妬。諸情皆縱。理心為酒烟蒙蔽。不能盡用。

其力以防之。罪益增。德益消矣。夫酒為諸德之敵。諸惡之媒。而人不知。以節用之哀哉。

酒能傷心記。故健酒者健忘。又損神智。令人昏愚。經云。樂酒者不能成智。又云。智者不索與務。逸樂人之地。諺亦曰。樂酒之城。智無寓。何也。酒澆之腹。念慮不精微。故不能澄徹。奧遠之理。撒辣滿。西國宥智之王。曰。我思遷心於智。故誓絕酒。人者。心恒昏昧。雖積大智。亦不能用。心意口言。弗智所令也。酒所令也。

海船遇風波之險。船師尚能用智。設方略。拯之。遇劫掠。能力敵之。若多滲水。載物過重。雖風恬海靜。師智船堅。役

衆藝精。亦自以本任沈淪。終不能抹之。恣饗之人。腹果於酒肉。善念規勸羞炸。地獄之畏。天堂之望。與凡一切。迪善董惡之道。悉不能動其心。而念慮願欲。靈神形軀。皆沈罪海。莫或能拯焉。

夫食飲無定度。時取所需。以益身力。保康寧。斯美矣。定所需。勿聽饑渴。何也。壯强者。饑渴之嗜。恒過所需。試聽從饑渴之嗜而食。已必過飽。胃氣亦不能盡化。不聽饑渴之嗜。食不至飽。食已必不饑。自知足矣。而胃氣愈強。乃知真饑渴所需有限。過此以往。皆饗嗜也。是以欲止饗者。宜漸次慮童。詳審究察。本身所需。應多應寡。覺多可也。

則減。覺少則加。持中而止。求定所需。勿疾食時。宜先自定。既定之後。萬勿為偽饑渴所欺。美味所牽。致令踰限。可也。

聖意納爵箴其徒曰。爾能辭甘旨。習食飲。疏惡。克饗愈易也。即食佳味。不能全消其味樂。能減耗之。亦可矣。問減耗之道。曰。就食必豫備。食時所思道德之事。聖賢之德行。或使形與神各得其養。心有所思。向道德之事。必不復傾於食飲。而益減其娛樂。絕其流於饗之幾焉。且量定所當食飲。必在不飢渴之際。至飢渴時。萬勿違之。古賢篤羅徒者。有多少年從游學道。覺其食飲過度。欲節

之初任令食。後稍減之。匝月。問飢否。曰。初減時稍飢。今已習不覺矣。次人減如初。漸令歸節。不自覺飢苦焉。聖未曾德亦箴其徒曰。多味至前。爾取嗜所不樂。舍嗜所向樂。以克饗可也。其徒曰。物皆□□所造。用以養人。柰何舍好取惡耶。曰。天主造多味。如大王宴設也。多寡豐約。豈以賓客所當食飲為度。特以其至尊富。所應備為度矣。□□博造嘉味。以顯全能。敷布其無量德也。令人感其宏惠。因而愛事之。且令人取舍其中。以克饗習節也。若無此衆多味者。人無從得饗。是□□自節之。曷顯人之能節乎。

夫人因向物樂過當。得罪物主。今舍不犯義之物樂。以督責所取非義之娛。贖其罪。負感上帝赦宥之不亦宜乎。聖亞吾斯丁云。絕酒肉及諸美味之意。非因物有惡不可食者。惟以督譎本身。贖其罪。說也。人自知犯罪愈多且大。愈宜斷娛樂。既違於大。曷不自責於微小。因饗背□□離於道。固當_因飢渴之微責。令復向□□歸於道矣。

不獨責已違之罪。亦防未違之罪。聖厄勒卧略云。不流於非義者。獨能節用其義者是也。聖亞吾斯丁云。辭謝嘉味。恐厚育形質。並育其邪情。形腴情壯。故難敵矣。形質

猶地。本沃饒。復加溉壅。其生物。愈繁碩暢茂焉。地瘠少壅。生物亦且簡微羸瘠也。食薄形曜。情欲雖發。替弱易克耳。食豐體充。情發甚猛。難敵矣。

饕情忽發。宜思世間貧匱者多。冀得䟽糲充腸。則為大幸。爾應饗一食之賈。足抹多人之飢。爾一人饗。不令多貧人飢乎。上帝賜爾大射。爾據以恣饗。用上帝之恩。以違上帝。背本負恩。罪孰逭乎。天主生爾。欲爾勤於為善。以事之。爾念慮爾功業。悉在供口。年月時刻。盡用樂腹。爾奉腹如奉上帝。腹為爾上帝乎。盍思聖賢德士。與天神同福者。皆由減耗食飲之樂。忍飢渴之苦。僅乃致之。爾

終年務饗娛。與聖賢異行。能與同報歟。奚啻不蒙天報。且緣微體之暫樂。致全身之永殃。不思甚哉。

論節德

人千萬類中。上帝獨為之大其身。小其口者。何非以徵其宜節廉於食飲乎。禽鳥逾薄食者。翼逾長大。能迅疾且高飛。多食如鴛鴦。最肥。恒地居。翼不能舉其身。人心之翼。念慮願欲也。食飲多。身厚。念慮願欲皆重濁。其勢下墜。不能自舉向上矣。食薄者。身輒疾。氣清。五官有力。心靈明朗。念慮精微。能通豁奧理。能思天事。願欲清潔。不染下土塵垢。而心自向于□□。冀天上之常命。識上帝

及已益明焉。

食飲者。我肉身所資以存生也。故為吾人所不得不償之稅焉。償稅者。既滿所負。肯多償乎。夫食飲之需。恒兼于樂。故其食飲者。為應性需邪。為狗饕樂邪。最難明之。饕嗜。屢竊假需之貌。令人疑為應性需之節德。而實狗饕情之罪讐也。故饕者。正道中之盜。未易避焉。聖亞吾斯丁云。飢渴。性疾也。用食飲之藥治之。第身負飢渴之苦。行求。蹙飽之安。嗜樂。遂中道迎合之。令以身之需。掩飾饕嗜之樂。而令上帝所賜。以抹性疾者。自用以傷性喪德。可不慎哉。

經云。肴味至前。節用之。慎勿過多。致視爾者之憎與燥也。同人食。後人始。先人終。節士於食飲際。所宜視有四。一曰時。節士之食。有定候。非大故弗違之。經云。有國者。其尊人巨室。食飲有定時。弗違之。其食飲。不圖應饕樂。惟應性需。正有幸之國耳。一曰味。節士得可食飲之物。以為足弗選也。偶遇甘旨。不棄。惟恐即于饕。加意節用之。增於美。減於數矣。厄彼古西國。無賴人也。一意求樂。而恒蔬食。或問故。荅曰。膏粱甘腍。我甚樂之。第求備之勞。勝食飲之娛。姑置焉。一曰幾何。節士就食。宜思並設兩容也。肉身一。靈神一。各食其味。芻豢蔬素。養肉身之味。

也。節德養靈神之味也。食飲以節。形飽於形味。神飽於神味。各得其養。皆安靜受益焉。食飲無節者。肉身有餘之患。靈神有不足之患。皆受損焉。一曰狀貌。節士食飲如口腹之主。雖大飢餒。不使牽誘於食飲。而喪儀失度。無節之人。食飲至前。咸容則索。朶頤延頸。攘袂振臂。有羞杯案。欲并吞之。身居一席。其手與目。旋行諸方。耽耽旁睨。如將攻城而揣所從入也。此皆著饕饒之跡。節士所當避焉。

夫節者。滅我淫火。拒彼邪魔。勝其煽惑。破其計謀。箴破私欲。使服於理。祛形之濁。娛致心之清。樂抑傲。揚謙。悔罪。

啓心之暗昧。策怠惰。滅寢寐。令人富於時。保身之安靜。消身之邪氣。延壽期。感上帝之慈。蒙罪赦。釋罪罰。消諸惡。增諸德也。人情貪得多。以應口腹之嗜。以節克之。淡薄自足。貪吝之根則斷。雖貧亦安矣。淫慾之火。以饕為薪。饕既克。淫慾自滅也。故節謂之貞德之旌。絕饕者。貪吝淫諸情并息。心愈靜于妄念。愈蠲于穢欲。思道益明。精進益速。無阻闕焉。故節德謂之智母。諸德如者。節德為看心之鹽。能令堅久。不致敗竭。生邪念。穢欲之蛆也。又謂諸心與身疾之良藥也。無論修道克己之士。試察萬國人。雖甚愚無知。凡遇不虞之變。或畏天殃。欲感格。

上帝求罪之赦。旱禱雨。禱晴。戰禱勝。與夫一切禳禍致福。興作大事。皆知戒粗食飲。持齋最虔。故其間能濟大事者。無不減損者味。以齋食自苦。而成就焉。夫鳥獸昆蟲。有無目者。無耳鼻者。獨口啖體覺。二官雖甚微之。蟲皆有之。乃知二官最為鄙陋焉。他官與物接。能自遠趨向之。二官獨否。非物狎近之。不能向覺之也。稍遠焉。娛則已矣。故其樂最短最濁矣。人深思節德之善妙大益。比饕餮之朽醜短隘。非大愚焉。忍以此易彼哉。節德之行不一。或絕諸種美味。或食飲甚薄。不至飽。或獨食果核飲水。或獨食蔬菜。不下鹽豉膏油。或絕酒肉而

齋素。皆節狠之技也。此都為形軀之苦。未審是德。審是德與否者。更視趨向之志。若節食以衛身保命者。縱不為惡。特愛己之情耳。若以省財釣名。屬傲貪矣。若以贖罪責。克邪情。助德修。此則上帝所愛。真節德也。真節德者。既戒食飲過多。又戒過少。既以節克多食之過。又以智克少食之不及。令就中也。食飲過多。則肉身距違。不若于理。過少。則肉身弱。不能輔神于行德。其害一也。是以齋素之食。與凡節德之行。非以傷生滅性。惟以去罪滅欲。能滅罪消欲。不及損身沮義行。斯智士之齋已。故曰。肉身須以味衛之。勿隕。亦須以齋抑之。勿抗也。齋素

而兼善德。為德飾。齋食而兼罪惡。為罪翳。不去心之罪。汚。獨以齋食勞身。何益哉。戒人所可食之味。不戒所不可為之慝。可謂德歟。聖百爾納云。口腹獨犯罪。獨齋可也。苟他體各造罪。盍目齋於邪視耳。齋於謗聽。舌齋於詆毀。手齋於妄作。心齋於欲罪乎。齋口不齋心。猶耕耨近田苗之地。而棄田苗矣。是故齋素者。以淨心奉之。天主。天主喜而受之。若心齷者。猶供嘉果而盛之。穢槃。為敬耶。褻耶。身瘠于齋食。心滿于倨傲。口絕于醇醲。心醉于忿憎。豈上帝所喜齋歟。齋食者。須兼之利濟。爾節爾食。以食貧乏。節惠具得。貪饕并除。

或問于余曰。稽古我先聖賢。其齋也。正以滌除難免之瑕穢。蠲潔其心。以虔事上帝也。佛教入我國之後。不然。皆勸食齋素。不茹葷。其意則戒殺生也。蓋曰。前後萬世之人。與諸畜生。轉輪變化。前世為鳥獸者。今世或為人。今世為人者。後世未必不為鳥獸。因信此說。謂殺鳥獸者。其陰禍無殊殺人。故戒殺鳥獸。無殊戒殺人。其說正邪。其志意善惡。貴國必有定論。幸以教我。

余曰。變化輪迴之說。有所自始。昔我大西之東境。厄勒奈亞國。亞德納城。有彼達卧辣氏者。始造為之。因而傳流於世也。爾時亞德納城。多有名士。皆能格物窮理。分北

正邪者。大詫其說。目為狂誕。問之何故。忽初此言。答曰。世人徃々恣惡。不返久矣。我痛其惡。創此說以懲之。諸士謫之曰。上帝自有能勸善能懲惡之正道。世人尚背違之。而肆為惡。爾以無憑之誕言。圖令創懲。不悖哉。世惡不可懲。而更遺此邪說。流傳於世。以欺人亂正道。實上帝萬民之罪人耳。今我大西諸國。凡指一言一事。懸空無憑者。皆目為彼達卧辣夢語也。

夫不殺生不為德。亦非罪。殺生不為罪。亦非德。仁德以愛上帝為主。次則愛人。廣此仁。俾及物。愛物亦真仁之徵印也。若特向物之愛。是為仁影。豈真仁哉。

夫鳥獸疑為人類轉生。愛不忍殺。斯因矜愛人。故矜愛鳥獸也。則其矜愛人。必倍至矣。今不忍殺生者。皆然乎。憐恤鳥獸。酷虐人民。遇捕獲生物。捐貲贖之。收養之。放釋之。至小民之困苦饑寒者。行乞者。曾不反顧。跡之甚遠。乞之甚悲。恬然漠然。莫捐半菽也。即有施予。豈緣愍其患。正以杜其煩擾耳。一錢半字。投擲於地。令俛拾之。視人如犬邪。或益以詢辱。豈施予哉。小西洋者。中華所稱佛地也。余暫居數月。熟稽其道言。審其行跡。以愛愍鳥獸為一大事。建巨宮。崇壇邃宇。廣儲錢穀。以養鳥獸。走人于四外。徧素諸鳥獸之老者。病者。舍之養之。病死瘞

之病痊釋之。至窮苦之民。老者病者。叫號者。仆地者。何論存恤收視。亦莫之眄睐也。余異而問之。視鳥獸若此。其重者何答曰。恐其為人類轉生。故矜恤含養之。余曰。然。因疑人類轉生。故愛禽獸。蓋尤愛此見生未轉之人乎。抑為其鳥獸轉生也。故不愛其人乎。曰。吾不識其是。否。第從上以來。用是傳之。我用是守之耳。默無他答。懷慚而退。嗚呼。譎哉。邪魔矣。迷惑人心。必假善迹。令人以德貌自安自足。不復求真德也。矜恤鳥獸。自以為仁。而上帝所命。古今諸國聖人所訓。本性所具。仁愛哀矜。同類人之真仁。既不能致行之。亦并不識之。不悟慈愛物

不足為德。不慈愛人。足為罪。不悟上帝不因殺鳥獸罰我。而因不愛人。甚罰我。悲哉。非獨此也。凡信輪迴之處。貧人生子。或慮養育之難。嫁娶之費。輒殺之曰。吾生爾貧爾。願爾死。早託生貴富家。爾福也。痛哉。中土聖賢言親。而仁民。我西國論殺至親之罪。甚於殺人之罪。柰何哉。以偽慈之貌。飾殘賊之心。借虛誣之言。掩散殺之罪。緣貪吝之情。忘父母之慈。謬執大乎。則此諸被殺之小兒。非輪迴轉生之一言。為之方斧方刀也哉。語慈愛人。慈人行。悉增人害人。經謂之襲羊皮。懷狼心。此則信因果之明效矣。

夫信輪迴轉生之說。既不足。更善董惡。亦返逆阻行善之途。平開恣惡之路。何者。欲為惡者。持此言懲之。不欲為善者。持此言勸之。彼將曰。為惡無他。殃為善無他。酬乎。禽獸者。方其為禽。為獸。自適其性已矣。安樂於我矣。夫安知前身之為人。後身之為禽獸。而以為苦。故或有不忍愁苦。厭命自殺之人。未聞有不忍愁苦自殺之禽獸也。禽獸豈不安樂於我乎。縱轉為鳥獸。曷足畏哉。若是輪迴因果之說。豈不令人行善益怠。行惡益無忌乎。世有懼變鳥獸。而置所願為之惡。行所不願行之善者。余未見其人也。信輪迴者。皆內求諸心。實究圖之。自足為

證何至溺所聞以自欺乎。

道德之士。遭世不虞之變。必反諸己曰。上帝降我此苦。用以罰我罪。策我怠矣。猛省過愆。嚴督其勸。勤於善。痛悔改圖之。或疑所循道非正。所行善非真。則虛心質之天主。望開牖其愚。徵之聖賢先覺。求引翼其行。是因世患致真福也。信因果者不然。遇世之變。不反諸己。不省行事。不疑道術。惟曰。前因不善。受今果報矣。目前顯明之罪惡。棄置不顧。不復改圖。而轉日視未經之冥世。未犯之虛罪。豈非邪魔。陷人萬罪之窠。而不令自覺之。至計哉。因果之說。可謂勸善懲惡者乎。

夫據因果之說。甚惡人當轉為甚惡獸也。則習殘殺者。當為獅虎屬。其次者當為馬牛屬矣。夫論性。彼鳥獸諸類。皆安于本性也。論性。即馬牛之屬。生平受束縛草食之苦。耕駕負任之勞。正於諸獸中為最苦耳。獅與虎。人獸皆畏避之。生平閑放。畧無愁苦。其安樂。不十倍馬牛歟。夫據義。即最惡人。當受最重罰。據輪迴法。即最惡人。受最輕罰。豈上帝全智所建生死大道。公義。正惟愚人所為。悖道非義之蠢計耳。

夫彼淪畜道者。自知先為人類。今以罪故。罰為畜乎。如曰。不知。必也以畜性自適。不自知罰矣。且。不願變其本性。

易之人性也。不自知罰。其所以受此罰之心。與罪。又安能痛悔。後改哉。罪不痛改。不去。罪不去。變畜之緣。不滅。變畜之刑。奚能自釋止哉。豈非淪畜道。竟無法可轉為人乎。或曰。以受苦難贖罪。贖刑已矣。余曰。我聞艱難之忍。足動上帝之心。能贖罪消刑。未聞艱難之任。足感上帝之心。贖罪消刑也。彼淪畜道者。不謂艱難。不識善惡。無意堅忍。其艱難以贖罪焉。能蒙罪之赦。釋刑。儻而轉為人類耶。

如曰。自知昔嘗為人。今以罪罰為鳥獸。必也以為大苦難。其靈神居鳥獸形中。不勝憂懣。哀悲。苟冀一死。則能脫。

乃形而轉生為人。必不以見殺為患。其視見殺猶破控
犴。見天日。企足引領。惟恐遲也。又豈為戒殺之乎。若
云能覺憂樂。必亦能覺善惡。知建功犯罪也。假令最惡
人。習于殘殺。既轉為獅子虎狼。既知為前生作虐。今生
受罰矣。又復肆其毒害。搏攫援噬。而增其罪。死後又變
為何物乎。虎狼為知善惡之物。必亦知畏知望也。蓋建
之懲惡勸善之法。盡與之明師。引之循善避惡乎。盡立
之官司。以定其褒貶賞罰乎。既不能然。任其增惡。必不
當復轉為人。豈不令世人日少。禽獸日多哉。然而禽獸
不靈于人。不能知前生之事。則禽獸之不知而自適。

其性必矣。為禽獸樂也。不殺更樂也。是畜道為樂境也。
人所為善惡。靈神為主。形軀共之。其報應也。則靈神與形
軀兼受義矣。世之富貴安樂貧賤苦難。悉屬形物。故皆
為形軀之禍福。非靈神之禍福也。若以為德與罪之報。
彼為善為惡之形軀。宜當之。今人形軀徂謝。即殮瘞數
日。則腐朽。永年不復。離於棺槨。則爾所言轉生他處者。
固非彼為善為惡之形質。乃再造之形質耳。夫為善建
功之形質。腐朽於此。不為善不建功之形質。蒙福於彼。
此形質犯罪。彼形質受殃。人聞之。慨然不忍。豈上帝公
平之義哉。

人行事欲知真善與否。在其志趣也。為善以尊上帝之命。行德為德之美。則真善實德也。以冀合冀財詎真德。正屬傲貪矣。以世之富貴安樂。定善德之報。令行善作德者。因而冀望之。是為善德之貌。實貪傲之性也。善德之性。以忒志先喪。不免永殃。矧蒙吉祥之報哉。況世間諸罪惡之根。抵有三。一好財。一好貴。一好安樂。人所為大小罪惡。悉此三根萌也。按此三根。功德乃成人為善。而以轉生富貴安樂處。定其報。則用其絕於善者。以報善也。是因為善而投之喪善。陷之於萬罪之窞也。上帝酌實德之報。必不其然。

信因果者。無明理可據。圖以事跡驗之。不能徵之以理。圖微之以目。曰。某所某申生而能言曰。我本某家子也。此非我正父母。乃託生父母耳。又有能憶能言前身事者。是類甚多。非輪迴顯跡乎。

余曰。明理所不足徵之事。徒目不足徵之。矧正理所謬事哉。上帝賜人目。特以別色。目利甚微。或因疾病。或因物遠離。或因隔氣。物疎密屢致大謬。以黑為白。大為小。直為曲也。邪魔欲欺人。亦能變物色。與物形。亦能昏迷人目。今視虛影為實物。恃目別色。猶且謬誤多端。豈可特以徵事之實哉。據目棄明理。據明理疑目。孰非孰是乎。

况所言輪迴顯跡者。此人言。又提被人言。彼人又聞之。他人言。展轉相信。實無明見一人之輪迴者。此獨耳為證。又何嘗以目證耶。

夫正道易明。雖愚夫自能悟之。輪迴之說。萬國之民。未有能悟者。聖賢明道之士。又皆刺譏之。勸人勿妄信焉。正道亦至公。上帝欲人之知之。是用隨時隨處見明。顯著顯跡。今覈佛教未入諸國所紀聞。闢以來。未見未聞有一人輪迴者。其間天縱神聖。亦未有言輪迴者。佛氏獨自輪迴。語曰。自訟自證。人必不信輪迴之說。佛氏之訟也。輪迴之證。佛氏之徒也。流誑甚易。曷足信哉。行非禮。

罪也。信非義。豈不為罪乎。輪迴之說。至暗至私。絕不合理的。多瑕。易攻。柰何信以為正乎。信正之。能免大謬與。僂歟。

輪迴之說。果有之。則自開闢以來。一靈神所經世界甚多。所見事。所識人。甚眾。竟無有一人能記一事。能識一人。而佛氏獨記其事。識其人。豈眾人皆善忘。佛之徒獨善記邪。抑佛氏獨智。而餘人皆愚乎。我明知已及眾人皆不記。不能明知彼一人獨記。何必疑已與眾皆善忘。而不疑彼一人語為誑語乎。□□定善惡之褒貶。固以罰已犯之惡。賞已建之功德。亦以董未犯之惡。迪未建之。

功德也。若輪迴之變實□□所設用以勸善懲惡必也。令人憶樂而望之。憶若而畏之。其善與惡乃能勸懲矣。若令全不能記憶。善亦不足勸。惡亦不足懲。終何益於我邪。

若言前生為某家之子。今生我者。非真父母。惟託生之父母。更誕人有靈神。有形軀靈神者。□□自無中造有之。與父母無預也。惟有骨肉之身。由此男此女得之。故為我父母也。夫今生之肉身。異於前生之肉身也。前生之肉身。由彼男女得之。故實為我父母。今生之肉身。由此男女得之。曷獨不實為我父母歟。若今身之父母非真

父母。乃託生之父母。前身之前。又有前身。父母亦不能為我真父母也。縱有生而為此言者。正為邪魔惑人心。棄父子之妖語。豈輪迴之實徵哉。

或曰。輪迴為虛誕是已。敢問生死正理何如。余曰。靈神肉身。兩者締結成人也。一肉身既成就。□□從無中造有一靈神付與締結之人。人之性始全焉。此肉身之前。未嘗有此靈神也。是以凡人之靈神。初生時絕無知識。後隨目所視。耳所聽。日漸滋而增知。增識焉。人既死後。雖甚惡者。其靈神萬世不能散滅。又不能轉生輪迴。乃隨死候所就。或善或惡。遂入其報應之境耳。既入此境。永不

能出。所受苦樂甚大無極。非世間苦樂所能比其萬一。且非人心所能思。世理所能諭也。此則上帝所以訓萬世。聖賢之信於已。傳於人。不易之正道矣。其他歧說。悉邪魔誘不肖之人。傳貽於世。以紛亂人心。使淪溺于罪耳。其計甚秘。稍似實理。非口口牖明我心。難以盡識。盡避焉。蓋乾坤有主宰。人物之主。世間有善惡之人。必有賞罰善惡之法定所。謂天堂地獄是也。邪魔懼人篤信此理。必能去惡歸善。則令佛氏雜之誣語多端。俾人雖信有天堂地獄。不以為甚。可畏望而輕忽之。又作瑜珈邪法。謂捐少財物。即天堂可倖致。地獄可倖免焉。

又兼輪迴畜生之說。俾人謂天堂地獄之說。俱當無憑。特寓言勸誘而已。夫既不信實有天堂地獄。則無所畏。望於死後。去死後之畏。與望。即世法之賞罰。必不能稱人之善惡。使人肆于惡。怠于善。豈不日深悲哉。

Hand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left page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page

Main body of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page,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